



桂兴华研究图文集

嘹亮的 的

红

桂兴华诗歌艺术中心 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桂兴华研究图文集

嘹亮的
红

· 桂兴华诗歌艺术中心 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嘹亮的红 / 桂兴华诗歌艺术中心编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520-0820-3

I. ①嘹… II. ①桂… III. ①桂兴华-诗歌评论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6114号

嘹亮的红——桂兴华研究图文集

编 著: 桂兴华诗歌艺术中心

责任编辑: 熊 艳

封面设计: 黄婧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 // www. sassp. org. cn E-mail: sassp@sass. org. 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710×1010毫米 1/16开

印 张: 39.25

插 页: 16

字 数: 657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820-3 / I·154

定价: 7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

红色魅力 大放光彩

——伴随桂兴华的正能量诗歌

■ 文 / 何建华*

在当代中国诗坛,被誉为“红色诗人”的桂兴华无疑值得关注。

他的诗歌可以说开创了政治抒情诗的一片新天地。诗人发自内心的吟咏,让我们一同重温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程,一同感受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辉煌业绩,品味桂兴华的诗,不禁引发我关于红色、中国革命以及“红色诗人”桂兴华的几点思考与认知。

首先,是对红色的崇敬。在大自然的色彩中,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中红为先。

红色代表着吉祥、喜气、热烈、奔放、激情、斗志,还象征着具有驱逐邪恶的功能。所以,中华民族对红色可以说是情有独钟,怀有崇敬。中国共产党在黑暗的旧中国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火焰,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红色,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原色,人们用红色来赞颂中国共产党为“红色政党”,用红色来形容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国革命,红色无疑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最为鲜亮的一道色彩。

其次,是对红色的礼赞。作为当代诗人,桂兴华的底色无疑是红色的。

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健康成长的诗人桂兴华,早在1992年就创作出版了



2014年,何建华到塘桥出席桂兴华诗歌工作室成立三周年座谈会

* 何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第一部政治抒情长诗——《跨世纪的毛泽东》。此后，桂兴华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创作推出了《邓小平之歌》、《中国豪情》、《祝福浦东》、《永远的阳光》、《青春宣言》、《智慧的种子》、《又一次起航》、《城市的心跳》、《前进！2010》、《金号角》、《中国在赶考》11部作品。

桂兴华以深厚的情感积累、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从红色革命根据地到改革开放的一片片热土，他从前沿阵地走进历史，再从历史走进时代前沿，紧扣时代脉搏，把握“红色主题”，以诗人的激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党的红色传承的史诗般画卷。视角从微观切入，激情从细节喷出，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唤醒了我们心中珍贵的红色记忆。桂兴华以自己饱蘸真情和充满魅力的红色颂歌，为我国诗歌界平添了一道华彩乐章，在文坛上连续引起了反响。

再则，是对“红色诗人”桂兴华的认知。

被赞誉为“红色诗人”，桂兴华欣然接受。桂兴华甘愿孤独，不谋功利，倾情潜心于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他患有哮喘，发作时晚上常常要垫两个枕头还难以入睡。他的很多作品，是伴着他的咳嗽声，在急诊室里完成的。诗人豪情满怀、语言优美、笔触细腻，形象化、视角新、角度巧、气魄大，全方位地表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领袖人物、先贤英烈和广大群众的风采，发人深思，使人昂扬。今天，我们朗诵、吟咏桂兴华的“红诗”，我们情不自禁地对诗人桂兴华深表敬意！

我参加过好几次桂兴华的诗歌活动，每次都被他的激情所感染。心灵也受到进化，精神受到提升。

桂兴华作为红色诗人，有三个特点是难能可贵的。

第一，他把传统的政治抒情诗写到了极限。有人说我们现在处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下，人们似乎缺乏了一种政治激情，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学界也在评判整个社会是不是道德有点滑坡，精神的力量有点松散。但是，桂兴华的政治抒情诗却用事实说明：我们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市场经济中，还是有精神力量的。这种力量，从他的诗作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

第二，他毫不回避他本人和诗歌中所展现出的两个鲜明的字：红色。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有人质疑。但是现在看来：红色，是桂兴华一种很朴素的本色，是我们这代人感情的凝聚，灵魂的凝聚。正如现在习总书记所提：共和国的江山也要永远红色。

第三，他在塘桥落户，并在此成立诗歌工作室。他曾经是塘桥的居民，现在又回归塘桥，并把政治抒情诗和广大民众的咏读联系在一起，极大地发挥了

政治抒情诗感染人、激励人这一特色。

我对红色文化走近大众十分赞同。2011年金秋时节，“红色诗人”桂兴华工作室得以落户地处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的浦东塘桥，这是一个非常有眼光、有价值的举动。

近20年来，桂兴华以连续12部作品及由此策动的30多场大型配乐朗诵公众活动，让市民大众品味了红色颂歌的真情和魅力，不仅续写了政治抒情诗的新篇章，而且发扬了政治抒情诗通过公众朗诵诞生效应的优秀传统。桂兴华诗歌工作室的诞生，使这位“红色诗人”倾情潜心于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同时也让诗歌走近人民群众，使社区居民可以近距离朗诵、吟咏、欣赏，更好地发挥政治抒情诗的社会功效。

有人说，在当下的中国，颂歌的时代结束了。事实上，我们从桂兴华矢志不渝创作政治抒情诗的实践和成就中不难看到，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下，政治抒情诗仍然不失感人的魅力，关键在于要用真心、抒真情、写真意！

现在，桂兴华作为一个红色的政治抒情诗人，永远是跟随着、伴随着伟大时代的节拍在前行。现在又进入了新的伟大时代，所以写出了讴歌中国梦的很好的诗作。

我看他的后记，他今天已经66岁了。事实上，诗人的心永远不老，66岁对一个政治抒情诗人来说，在我的眼里是刚刚开始。因为政治抒情诗，它需要对这个社会有敏锐的洞察，它的激情要有准确的政治把握，同时也要对社会人生有更多的一种历练和灵魂上的一种感知。

桂兴华，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艺术生命才刚刚开始，我期待读到他更多讴歌伟大时代的篇章。

2014年7月



2011年，何建华（左二）参加桂兴华的诗歌活动

序二

桂兴华：不断涌动的正能量

■ 文 / 宋妍*

早就知道桂兴华，这是一个和诗歌联系在一起的名字。

他的父母似乎先知先觉，或者早就给他的人生定好了基调，使得他的诗和他的名字一样，和新中国的命运那么难解难分：诸如《中国豪情》、《邓小平之歌》、《祝福浦东》、《天安门礼



2014年，宋妍（左一）、桂兴华在纪念杜宣的座谈会上

赞》、《中国少女之歌》、《世纪之光》等，主题鲜明，气韵雄浑，独具一格，感动了人民，成就了作者。因此，桂兴华老师有了“政治抒情诗人”的誉称。

很长时间，我是知其名而未见其人，这就让我有一些想象，需要怎样的体魄和热血才能长久地抒发撼人的政治激情？

前些年，在虹口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后来在茂名路甲秀里毛泽东的故居前、在人流熙攘的世纪大道地铁站、在上海音乐厅，在一些主旋律活动的重要场合，因工作关系，我有了和桂兴华老师接触的机会。

这是一位平凡、执着、热情的诗人。有的活动他是负责组织的，每次都见他忙里忙外，前后照应，满头是汗。见面时我握到的那双手总是湿漉漉的，听到的问候和关照总是细致而具体的。看得出，“张罗”这一行并不是他的专

* 宋妍：上海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业,但他干得非常认真投入,诗情澎湃,随时让人感受得到他心中不断涌动的正能量。

如今,基层文化生态欣欣向荣,唱歌跳舞大热,写诗诵诗小众化。桂兴华老师在浦东塘桥有一个工作基地,那里活跃着一批不同年龄段的诗歌爱好者和他的崇拜者,顶梁其中,他无疑有一种打造诗歌大国的社会责任感。

有两次,桂兴华老师带着他的团队表演,老老少少粉饰一新,轮番登台吟唱,像是在打一场文化保卫战。桂兴华老师最后上台,被粉丝包围。但见他捧着纪念证书,正襟端立,神情凝重,依然是满头热汗,认真享受着被敬重的文化尊严,那时台下的我,油然生出感动。

最近,桂兴华老师打电话给我,说是要出版《桂兴华研究图文集》了,我小记随感,聊作祝贺。

2014年12月6日

序三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桂兴华

■ 文 / 王山*

很早就认识桂兴华先生了。

时光如梭，桂先生对于政治抒情诗的热情始终未减。

几年之前，有一次我和桂先生一起参加辽宁省的一个诗歌活动，和他谈起了政治抒情诗不仅应有政治，更要有真情实感，更要注重艺术细节。桂先生深表赞同，我们的认识高度一致，而桂先生在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上也一直是如此实践的。即便随着社会的变迁，有些人已经对这类诗歌抱着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了。但是，桂先生的诗歌依然嘹亮。他还以此为题写了一篇专论，发在了《文艺报》上，当时，我还在《文艺报》工作。

2013年春天，我有幸应邀来到了上海浦东塘桥，参加“第二届中国政治抒情诗高峰论坛”。身为此次活动发起者的桂先生，他那忙碌的身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的“红”，是发自内心的。立足点很低，但立意很高，视野也开阔，确实实是热血沸腾的“红”。因此，获得了非常多的“草根”的支持。有广大“草根”支持的红，才是真正的红。



王山在塘桥出席“第二届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高峰论坛”

* 王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杂志主编。

那天，他新创作的组诗就在上海的地铁站台上朗诵，中午筹备活动的人就一起吃着盒饭，那时还没“八项规定”呢。

中国文学素有政治抒情诗的传统，也产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时至今天，如何通过诗歌表达时代精神和历史主题，在这方面，桂先生作出了自己不懈的很有影响的努力。

他的《跨世纪的毛泽东》、《邓小平之歌》、《中国豪情》、《祝福浦东》、《青春宣言》、《永远的阳光》、《城市的心跳》、《前进！2010》、《金号角》、《中国在赶考》以及最近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希望：有更大的吞吐量》等作品，无疑都是有艺术感染力的，起到了鼓舞人心、提供正能量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说，桂兴华先生的作品既是政治抒情诗，又不是那种喊口号的空洞的所谓“政治抒情诗”。桂先生在意的不是政治，而是艺术地表达百姓的心声，是一种民意的表达。

我们需要桂兴华。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桂兴华。

2015年3月31日

序四

桂兴华，一个有大情怀的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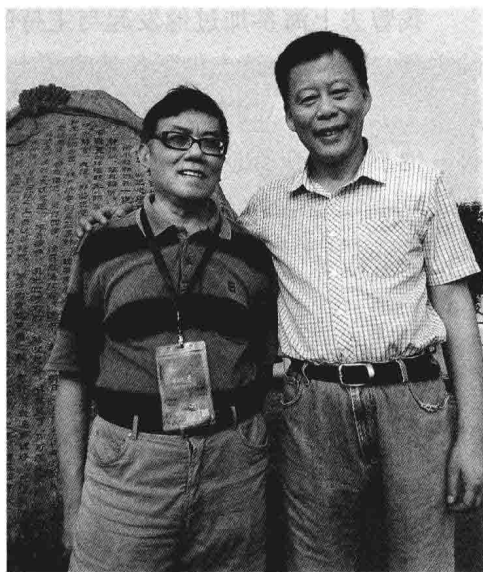
■ 文 / 黄亚洲*

桂兴华有一次应邀来我们浙江参加一次文化活动。在台下，他微笑，谦谦有礼地应答与叙述，有节制地表达他对文化的各种意见，轮到他上台发言，他说着说着忽然就爆发，吼叫似地发表他的激情澎湃的想法，顿时激起全场雷鸣。我当时就想，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诗人了。

诗人不这样，谁这样？现在这年头，诗歌很有点横行的意思了，除了网络时代的特色推送之外，就有赖于诗人与诗歌的任性。

由于这种难以抑制的激情，桂兴华写诗，就特别善于表达大江东去的气势，擅长用“大词”。这一点我跟他有点相像，也有朋友批评我抑或是表扬我喜用“大词”，我一直想，这不一定是坏事，至多算是一种个性，连现今大家热捧的乡土诗人余秀华表达那种纯私人的暧昧“睡你”，都要“穿过大半个中国”，把气势鼓捣得很大，何况我们这些在新中国历史中“穿过大半部忧患”的人。

当然，在用大词，抒发大感情方面，桂兴华要比我更纯熟，比我更带制高



2014年，黄亚洲（左二）、桂兴华在嘉兴参加诗歌活动

* 黄亚洲：《诗刊》编委，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电影《开天辟地》、《邓小平1928》编剧，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编剧之一。

点,从而眼光与声调也更辽远,这就有点像屈子,心间始终横亘着一个国家,搬它不动,也推它不动。

这是我们这一拨人难以挣脱的桎梏、镣铐,也是我们这一拨人暗自的骄傲。谁叫我们选择这个寒寒暑暑的时代摆下了我们的年龄段。

而且,有趣的是,桂兴华的诗歌不仅是在脱口而出的一刹那具有爆炸性的特质,而且还长着脚,会走路。当然我这里指的不是韵脚,指的是极强的行动能力。

桂兴华善于建造与经营各种朗诵场子,他有指挥诗歌起舞的名为“桂兴华诗歌艺术中心”的工作场所。为了辅导学员,他还编写了全套教材;他还专门组建了诗歌朗诵团,并且经常设计各种有关诗歌的文化活动,也常邀我去参加。

我曾去上海参加过他发起与主持的诗歌研讨会,研讨的当然是特别宏大的主题,在那次会议上他不仅请来了上海市主管宣传文化事业的领导,甚至还请来了上海电影界的年已九旬的老艺术家秦怡女士,这叫大家很意外也很惊喜。他总是站在阵地上高高举着旗帜,他手中的“大词”总是吱吱地冒着白烟,导火索是已经拉开的。

“所有的钟都盼望着同一个时辰,每一朵花都呼吸得仿佛刚刚诞生!在这样一个春夜,世纪风,正赴约于每一扇敞开的大门!”他挥动的手,总是像旗杆。

桂兴华的诗以及他的诗的行动力,现在已经是一方土地的文化标识。要做到这一点,一个诗人是不够的,非得是一个战士;一个战士也是不够的,非得是一个将军。

我就经常去这个将军的营帐报到,因为我也希望我腰间佩着的诗歌会吱吱冒烟,能投掷出去,能看到前方的火光与响声。

真希望这个年代的诗歌,有大情怀,见风骨。

2015年3月20日

序五

桂兴华：一个以个性姿态出现而自觉占据时代坐标的诗人

■文 / 邹岳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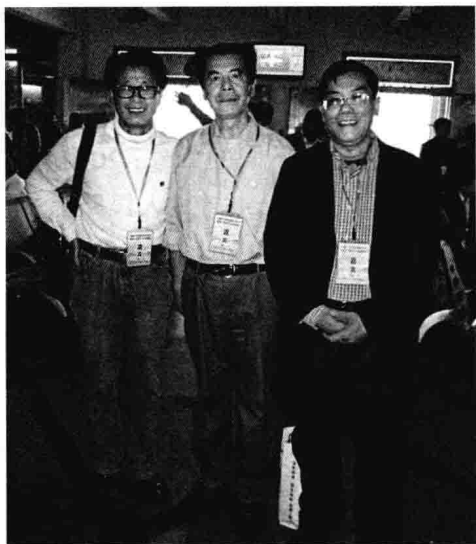
读桂兴华作品，总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和扑面而来的陌生感交织一起。

说是熟悉，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在中国散文诗坛且引人注目，到现在将近30年，他的名字和作品风格早已为读者所熟悉；说是陌生，就是说他持续不断的散文诗创作生涯中，总是像在季节转换中一次次蜕壳的鸣蝉似的，于今同样伏在枝头热烈地鸣唱，却早已不是前些年的一只——每每读到的新作，往往出乎意料地让人眼前唰的一亮：作品切入角度的新锐，仿佛散文诗界又出现了一位给人们带来惊喜的新人似的。

他的散文诗创作，总是在不变中求变。

不变，是就他创作的基本方向而言。比如，写作题材贴近现实，这一点他是始终坚持不变的。

桂兴华作品总是展示出活生生的现实图景。在他笔下，只有具体的“南京路”“人民路”或是“滨江大道”，没有任何关于抽象的“大路”或“小路”的



2012年，邹岳汉（左二）、刘虔（左一）、桂兴华参加散文诗笔会

* 邹岳汉：《中国年度散文诗选》主编，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

吟诵。哪怕是写入作品的一根白发，也必定是在某个直观的场景一刹那间所闪现出来的。

桂兴华作品中的一切情感抒发也都是从一定的环境中提炼、升华而来，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一定的叙事因素从而避免了空泛——而这也正是散文诗的特点和长处所在。

大的方向几十年没有变，而其深度、力度却在一步步扩展、提升。

比如在读到桂兴华近期以上海著名景观为素材写作的《人民路上》、《迈步行江大道》、《又上东方明珠塔》系列作品时，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他20世纪80年代写作的《南京路在走》、《老人舞会》、《新年月历》等反映上海底层生活图景的作品——他的散文诗和分行新诗的写作总是绕着脚下的这一块赖以生存的土地在转。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桂兴华作为一个上海诗人始终不改的初衷和他深入骨髓、一以贯之的上海情结。

然而，他早期写的《南京路在走》中，小村的人们来到南京路是为了“采购繁华”，“采购开放”和“新潮”，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上海街头浮现的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景象；20多年之后的今天，他在写下许多反映上海新面貌篇章的同时，也在《人民路上》里面写下了“矮檐下淅淅沥沥”、“满脸风雪”等城市一角留下的沧桑，并发出了“谁欺骗了人民，他就不配走在这条路上”的呼喊。

诗人桂兴华随时代而前行，也随时代的前进逐步走向思想和艺术的成熟。

作为著有近十部政治抒情诗集的桂兴华，他的作品从题材到主旨，充满光明的色调与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我们只有在读到、充分理解他的全部诗歌作品之后，我们才知道：他在歌颂光明的同时，也有对于某些实际存在的阴暗面义正词严的鞭挞，这时我们才看到一个完整的诗人桂兴华。

被誉为“红色诗人”的桂兴华，同时也是一个艺术上追求“前卫”的诗人。这在全国为数众多的政治抒情诗人中，他算是现存的一个特例。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经编辑出版过一本颇为新潮的散文诗选集《散文诗的新生代》，那里面入选的就包括当时颇有名气而且艺术观比较前卫的赵丽宏、晓桦、叶延滨、马及时、叶庆瑞、陈慧瑛、陈所巨等在内的58位作者构成的“新生代”的作品。柯蓝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散文诗的新生代，应该突出‘现代风格’。”所谓“现代风格，主要是指艺术构思与表现手法，要具有现代感”。入选该书的诸多作者中，坚持在

探索的路上一直走到现在的，还有蔡旭、韩嘉川、李松璋、肖敏等以及桂兴华本人。

近几年，桂兴华的探索又经历了两个大的转折：一是从生活小场景的短章向俯瞰式、长卷式、多部头的鸿篇巨制的转换。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以及革命领袖人物传记等重大题材方面他都有长篇散文诗或分行新诗等重磅作品隆重推出。《金号角》则是桂兴华此类作品中最具重要标志意义的作品。之后，我们又看到他写下了许多诸如访问欧洲的经历，以及平时发生在身旁一些看似细小平凡却颇有情趣、理趣的素描、速写式的作品。

从2010年发表《嫩绿色的风衣》、《女高中生的手被他抓住了》，到2014年发表在多家报刊上的《陌生山水》系列，桂兴华的创作明显是在更高层次上，向个体生存状态体验的方向回归。在经历了大半辈子的寻求、探索、多种形式的实践之后，他的那些看似短小的作品更趋成熟也更有分量。

从他的这些新作中，我们看到：桂兴华不仅仅是一个激情澎湃、出色的政治抒情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对于生活有着细腻观察力和深刻解析力的诗人；不仅能驾驭诡谲的历史风云于笔端，也能在简单平淡的生活中掘出甘美的诗的泉眼；不仅能够下笔千言，恣意铺陈挥洒，也能以极短篇幅写出既有生活场景又蕴含哲思、精致纯粹的散文诗作品。比如：他的《这一缕头发藏有千万句话》短短五行：

合影时，你那一缕秀发掠过了我的前额。

我只觉得这一缕只有十七岁。

她是一根导火线——

还会拉响那管不甘心失声的响雷！

谁相信：你已经七十岁！

这是写诗人与聚在一起开展活动的老人们一起合影时的独特感受：当那位同样年事已高的“你”的一缕秀发掠过“我的额头”，却勾起诗人对于已经逝去的青春年华无限的怀念和遐想。尤其是从17岁到70岁跳崖式的落差形成的强烈对比令人震撼：令人感受青春易逝的同时也领略到青春的永在，那情感的真挚、纯净，都包含在这一缕秀发的飘抚里。

还有一章《默认的伞》：

悄悄地转移话题，也是一种默认。

她随后，送给了你这把伞。

无论雨猛，还是雨细，或者久久地将伞摺在墙角，伞都默认了。

她，就是这把伞。

“伞”作为一个艺术的象征，很早就出现在诗中了。最让人联想起的，莫过于戴望舒《雨巷》里彳亍而行、丁香似的姑娘手中攥着的那把油纸伞。而像桂兴华这么径自地把伞的某些品质人格化，且写得如此干净利索的，在当代散文诗坛，十分罕见。

桂兴华数十年来坚守散文诗“诗”的品质这个基本出发点，始终不变。

作为一个老散文诗人，桂兴华一直以来是把散文诗作为诗来写作的。他曾在《金号角》一书的后记中说：“散文诗要做大做强，必须在‘诗’这个核心上下功夫。”

本来，散文诗就是新诗的一体，其写作围绕诗的核心而展开是不言而喻的；而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一些诗家或散文诗写作者的眼里，散文诗“诗”的内在规定性是被有意或是无意忽视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力主散文诗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参与的诗人桂兴华，能够保持这么清醒的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更为可贵的是，他通过切身体验到的“细节是散文诗的第一要素”以及运用“打碎、重构、浓缩、跳越”等手段，在《金号角》里成功地实现了饱满的政治激情与散文诗浓厚诗意二者之间的紧密结合。这是桂兴华散文诗作品的独到之处。

在《金号角》这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长篇散文诗中，整体上采用了具有强烈战斗、前进象征意味的号角，作为虚置的、反而是贯串始终的主体，从而摆脱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可能带来的干涩。

全书开篇就是在这个设置中拉开了一段历史的宏大序幕：

“嘟——！ 嘟嘟——！”

1921年的大幕，在徐徐拉开。

7月的舞台一侧，一位思想的兵在昂首吹号。

脚微微踮着，年轻的胸膛起伏。

你是真进入了金灿灿的梦境？还是在故意压低铿锵的呼吸？

也许，你又在准备发出一张张黎明的通知……

而在接下来的叙事中，诗人将漫长的90年风雨历程，分别浓缩在“铁血咏叹”、“火的协奏”、“泪与笑”、“穿越彩虹”四个部分的90个相对独立的散文诗篇章之中，金线串珠般成功地实施了诗人“化整为零”的抒写策略。那些有时间、有地点、有场景甚至有故事情节的片段，如写在1977年首次恢复高考的《那一刻，考场的秒针特别紧张》。单独看，是一章完整的散文诗作品，放入长篇，则是构成恢宏历史长卷里的一环。

桂兴华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诗人。他率先在上海浦东，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诗人个人工作室——桂兴华诗歌工作室，成功地把诗歌朗诵纳入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

2013年，他还运用网络媒体在全国开展“草根散文诗”大赛，变幻的历史风云，底层的生存状态，都在他关注的视角之内。

桂兴华以他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散文诗坛卓成一家，焕发出一股清新、别致而持久的魅力。

2015年1月5日